

我救你命，你暖我心。  
纵有一身神技，也但愿被你温柔相待。

希行 最新力作

起点500万点击 粉红月票榜第一

知名插画家呀呀 手绘封面图

随书附赠 趣味书签

全套赠送手绘海报+独家番外

# 娇娘

## 医经

肆

希行 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希行·著

# 娇娘

医经

肆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娇娘医经 肆 / 希行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 
2015.12

ISBN 978-7-5339-4309-7

I. ①娇… II. ①希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1303号

责任编辑 徐 旻  
封面绘图 呀 呀  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 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娇娘医经 肆

希行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 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  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 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 
字数 332千字  
印张 16  
插页 1  
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309-7  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录  
CONTENTS

- |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三十一章 | 选择 / 001 |
| 第三十二章 | 故地 / 022 |
| 第三十三章 | 程平 / 049 |
| 第三十四章 | 妄为 / 075 |
| 第三十五章 | 官司 / 097 |



第三十六章	失态 / 123
第三十七章	痴傻 / 144
第三十八章	不治 / 174
第三十九章	永和 / 197
第四十章	尽忠 / 224



## 第三十一章 选择

合作？怎么合作？

男人叹气，“我们官人从京中一路奔波而来，着实劳累，但这驿站偏偏客满，要说我们强行驱逐这些人也是可以的，但总归有些不忍……”

王十七郎打断他：“有什么不忍的，这本来就是驿站，又不是客栈。快快，将他们赶了出去，我花钱买你们两间上房。”

男人笑着摇头，“郎君说笑了，这可不取，这些老弱妇孺也太可怜了。”

王十七郎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可怜？可怜你们就睡野地去吧。”

“但那样我们官人也可怜啊。”男人笑道。

“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”王十七郎问道。

“有点难以启齿。”男人说道，“我们有官诰，但是没有钱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，我用官诰要房间，你给这些被赶出去的人一些钱，这样我们也算是有情有义。”

王十七郎眼睛一亮，古伯也忍不住点点头，这主意真不错，合理合情。

“那我要两间上房。”王十七郎立刻表示，“我这里有女眷。”

男人“哦”了一声，面色为难，“上房按规定是给官家人住的……”他说道，“这样吧，两间单人房。”

那也行，至少不用睡大通铺，勉为其难吧。王十七郎点点头，冲着古伯摆摆手，“行了，古伯，你们跟着他们去办吧。”

古伯忙点头应“是”，一面看着这男人，“敢问官爷在哪里办差？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，太仓路转运司下小吏而已。”男人含笑答道。

转运司啊，古伯很是惊讶，这可是掌管一方钱粮的要务衙门，关系到朝廷命脉，一向由政务理事出众的官员出任，而能在转运司下任胥吏的，自然也不是一般人。古伯心中有些高兴，没想到行路途中还能攀上这层关系，掌握钱粮，对于做着水路买卖的王家来说，可是用得上的。

“官爷自谦了。”他更加恭维道。



男人也没有再客气，点了点头，“那就劳你们破费了。”他再转头看身后的兵卫，冲他使了一个眼色，道：“你们和这位老丈去办事吧，要快，官人的车驾就要到了。”

兵卫们应声“是”，古伯点头忙跟着去，王十七郎已经乐颠颠地奔向外边急着去说，想到什么又回过身，“对了，还要让厨下准备酒菜。”

男人含笑点点头，看着王十七郎走开了。

驿站外的路边，周家的随从也都安置好了营帐，篝火也点上了，另有三四个人搬着从厨下买来的肉菜，还有两坛子酒。

“这小驿站居然还藏着好酒。”曹管事不无欣喜地对程娇娘说道。

“夜间吃了驱寒，不要多吃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曹管事连连点头，“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”

“看到没有，在野外就是连吃酒都不敢尽兴。”王十七郎说道，一面摇摇晃晃地走过来，带着几分得意。

“出门在外，道途之中，都不敢尽兴。”曹管事说道。

“没规矩的下人！轮得着你跟我说话吗？”王十七郎瞪眼喝道，一面看程娇娘：“行了，房间已经拿到了，收拾好你这些东西，去住吧。至于你们……”他看着曹管事等人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大通铺住不下，你们就在这里睡吧，免得浪费你们搭好的帐篷。”

“你从哪里要来的房间？”坐在四足凳上穿上斗篷戴着兜帽的程娇娘抬头问道。

王十七郎越发得意，抬起头“哼哼”两声：“小爷我自有办法。”

正说着话，驿站内一阵喧闹。

“滚，滚，没听到爷爷说话吗？”两个兵卫将手中的鞭子狠狠地甩下去。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头躲避不及，硬生生转身扛下这两鞭子，免得伤了怀里的孩子。孩子大哭，妇人喊叫，大厅里乱成一团。

“兵爷，已经让他们在这里打地铺了……”驿丞面色发白、浑身冒汗地上前劝阻。

“打什么地铺，滚出去，老子们要在这里吃饭睡觉。”兵卫们喊道，一面又举起鞭子看一旁：“你们，给他们钱，让他们滚出去另找地方。”

古伯以及几个随从都看呆了，听了兵卫的话，屋中的人都看向他们，眼中是毫不掩饰的愤怒。

“不，不，不是这样……”古伯忙道，额头上有汗冒出来。

“我们不要钱，我们要住在这里。”有一个被驱逐的男人愤怒地喊道。

有人带头，便更多的人喊起来：“对，我们不要钱。谁稀罕你们的钱！”

“仗势欺人！还有没有王法！”

看着众人如此，兵卫“哈”了一声，将手中的鞭子狠狠一甩，“你们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告诉你们，我们官人是奉天子命去太仓办差的！还不快滚？耽搁了官人的事，你们谁担得起？”

竟然是天使？在场的人都神情一顿，愤怒掩了下去，只剩些无奈和不平。

驿丞神情复杂，忍不住上前，“虽说如此，但把这些人就这样赶出去，又多是妇孺老



幼,这大半夜的,不太好吧……”他低声说道。

“老子也不是不讲理……”兵卫似笑非笑,一面瞪了一眼一旁的古伯等人:“还不快把钱给大家!”

古伯满头冒汗,事到如今只得硬着头皮上前,将钱逐一递给大厅的人,“这里是一些钱,你们拿着另寻个住处……”

没有人接他的钱,更有甚者还啐了一口。年轻人搀扶着老人,妇人抱着孩子,杂乱但又诡异安静地迈出大厅。

就在此时,驿站外车马响,十几个与这里的兵卫一般打扮的护卫簇拥着一辆马车驶来。

“冯官人来了!”驿站里的兵卫们大声喊道,伴着喊声,不忘唰唰地抽鞭子驱赶这些人:“快点滚出去,别耽误了冯官人歇息。”

因为这驱赶,人群更加混乱,才被安抚的孩童又开始哭叫,驿站里乱作一团。

看着这混乱,程娇娘站起身来,“你的房间,不会就是这样要来的吧?”她问道。

“给钱了,又不是白赶他们走。”王十七郎说道,一面看着乱哄哄的院子,神情也有些惊讶,旋即又欢喜。给钱竟然能走这么多人!

“哎,大人不计小人过,难得咱们一路,你们也进去住吧。”他对着曹管事等人“哼”了一声说道。

程娇娘看他一眼,伸手指着院中的兵卫问:“那些人是什么人?”

“哦,自己人,他们能帮忙……”王十七郎带着几分得意的话音未落,程娇娘就抬脚向前而去了。

“你干什么去?”王十七郎一脸不解地喊道。

程娇娘已经不再理会他,在门口路上站住脚,“来人。”

曹管事虽然不敢靠她太近,但却总是站在能随时听到吩咐的地方,闻言立刻应声。

“给我打这些胆大妄为、肆意惊扰百姓的东西!”程娇娘说道,看着院中。

曹管事立刻招呼一声,当下七八个随从操起随身的木棍就冲向院中,“竟然欺凌百姓,实在该打!”伴着喊声,他们迅速围住举着鞭子的四个兵卫,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地打了下去。这顿打来得太突然,那四个兵卫根本就没反应过来,况且周家的随从也都是周老爷精心挑选的好身手,三下两下四个兵卫就被打翻在地,连古伯等几人都没能幸免。

院子里的人都呆住了,回过神来听到他们喊的话,顿时不知哪个带头喊了一声“好”,叫好声便此起彼伏了。

王十七郎也呆住了,待回过神来又不停跳脚,“你疯了!你干什么?”

程娇娘没有理会他,抬脚向门口大步走去。门外停着的马车上正有一个清瘦的男子下来,这般喧闹,男子也被吓了一跳,摘下兜帽看去,面色惊愕。

“这,这是怎么回事?”他喊道。

来迎接他的那太仓路转运司的胥吏也惊呆了,看着院子里举着棍棒下手稳、准、狠



的人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。幸亏他刚才出来得快，要不然，此时自己也被打倒在地了……这是什么人？驿站里来往的多是官员，莫非是触了什么大人物的霉头？不过虽说大人物是很可怕，但他不怕。

“不知道啊。”胥吏说道，面色惊异，“这些人故意生事吧！”说着忙招呼一旁的护卫：“还不快去抓住歹人！”护卫们立刻拿起兵器齐声应和。

“慢着，慢着，先问问怎么……”清瘦男子忙道。

“还问什么问，上来不说就打，定然是歹人无误！”胥吏喊道，一面再次催促护卫。

他的话音才落，身后便有女声传来：“上来不说就打，这些兵丁，果然是歹人！”

胥吏以及那男子都转过头来，见夜色里一个裹着大斗篷的女子站立在身后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”胥吏竖眉喝道。

“打抱不平的路人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此时曹管事等人拖着四个兵丁还有王家的三人过来了，扔在门前。

“竟敢欺凌百姓，真是胆大包天！”曹管事喊道。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造反吗？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？”胥吏喊道。看着几个人被打，胥吏的神情惊愕却不见惊恐，眼珠滴溜溜地飞快转动，说话间心中念头转过万千。这女子是南方口音，随从是京城口音，看这些随从的气势，应该是京中哪个官宦的家眷……看她的衣衫，看不出什么；看其后的马车，也一般……竟然在路旁搭了营帐，想来也不是什么高官贵戚，要不然也不会是这般简单规格。

“……竟然敢阻挠三司院冯官人办差！”他紧接着喊道，似乎怕人听不清一般，大声重申，“京城三司院的冯官人！奉天子命办差的冯官人！”

伴着他的喊声，清瘦男子的面色越来越难看。

程娇娘不理睬他，而是看向四周的民众，“他们为了自己住得舒服，夜半将先来的你们驱逐出门。你们说，谁是歹人？你们说，他们该不该打？”

“他们是歹人！他们是歹人！该打！该打！”四周民众哄然喊道，这突然的声响将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。

“没有驱赶，是他们自愿的，给了钱……”胥吏忙道，一面又忙看清瘦男子：“冯官人，您一路日夜不停赶来，他们是担心您，为您着想啊！”

“钱？钱有时候是很重要，但饿得要死的时候，需要的是一口饭，而不是一把钱。他们之所以住进驿站，就是为了托庇一晚。被赶出去，纵然拿着钱又能如何？三更半夜，老弱妇幼，你让他们去哪里？”程娇娘打断他喝道。

“我们官人是奉旨……”胥吏“哼”了一声，迈上前一步大声喊道，话音未落便被程娇娘再次打断：“奉旨？尔等奉天子的旨，仗势横行欺凌百姓？”她不待胥吏说话，目光看向清瘦男子：“这位官人，这就是你的属下？这就是你任其肆意妄为的属下？”

清瘦男子火把下的神情忽明忽暗。站得近的人似乎感觉到了一阵诡异的安静，但事实上现场并不安静，孩子的哭声，民众的议论声，被打的兵卫的呻吟声……

“混账东西！”忽地一声厉喝伴着一声脆响传来，现场这才安静下来，“竟然敢扰民



如此！还敢胡言乱语！”清瘦男子竖眉喝道，似是激动不已，身子微微发抖。

“官人，官人，我们是为了您啊。”胥吏捂着脸后退几步喊道。

“你们为了我随意欺凌百姓？为了我败坏天子圣德？”清瘦男子喝道，伸手一指，“本官当不起！”火把之下，男子神情激动，义愤填膺，看得周围的百姓稍微松了一口气，还好，这位官人看起来还是个清官……

“你们的错是你们的，但本官难辞其咎。”清瘦男子叹了一口气，一面冲四周的人拱手长揖，“惊扰了百姓，本官有罪。”

“也不怪官人啊，官人也不知道嘛。”“要不说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呢……”

四周的人纷纷表示谅解，气氛缓和了很多。

胥吏也不敢再说话了，视线落在程娇娘身上，满是愤恨。都是这女子多事！咱们等着瞧！

那女子的视线也看过来，夜色下竟然清晰地看到比夜色还黑的双眸，胥吏心头一颤，忙垂目。

“官人，既然有罪，那就要罚。”女声淡淡地说道，“有几个百姓，可是被打伤了的了。”

什么？胥吏不可置信地抬起头。这个女子竟然不依不饶？

清瘦男子闻言很是惊讶，忙抬脚迈步，“伤者在哪儿？”他问道，一脸忧心。

曹管事在听到程娇娘的话之后就寻出了伤者所在，抢先几步迈过去。其实那伤者伤得也不重，还跟在人后踮着脚看热闹呢，就猛地被曹管事一巴掌拍坐在了地上。

“伤者在这里！”曹管事喊道。人群忙让开，露出坐在地上被拍得龇牙咧嘴一脸痛苦的老头。果然伤得不轻啊……

“老丈。”清瘦男子疾步过来，矮身蹲下握住老头的胳膊，一脸悲痛，“是本官管教无方！”

看着清瘦男子心痛得似乎要落下泪来，周围的人更加感叹，果然是个好官啊。

“倒也不是官人的错……”大家纷纷说道。

“不，不，是本官的错。”清瘦男子断然说道。

“既然有错，官人就要明断啊。”程娇娘淡淡地说道。

清瘦男子看她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犹豫。

“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”程娇娘说道，“子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情啊。”

这句话出口，清瘦男子猛然站起身来，“来人，将这五人押下去，削去兵籍吏身，解送到太仓府定罪。”

什么？削去兵籍吏身！此言一出，地上的兵丁以及胥吏都大惊失色。这下事情可闹大了！他们为了得到这身份，可是费了好大力气，而且靠着这身份养着好些利益，要是没了，那就什么都没了！这简直是要了命了！

“官人，官人，饶命啊，我们知错了！”

清瘦男子不为所动，负手而立。

“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”他肃容说道，目光扫过五人，意有所指。

“官人，你不能罚我！”胥吏急道，干脆也不哀求了，带着几分急躁，“我是太仓路转运司的人！”

他这一提醒，四个兵卫也回过神来了。

“你也不能罚我们，我们是天子卫，是三班院的人！”他们亦喊，还带着几分得意和不屑。这个三司院被踹出来做苦差事的倒霉鬼，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圣面，哪里能跟他们比！

被当众如此反驳，清瘦男子的面色很是难看，眼中还闪过一丝无奈。

“官人罚不得，那百姓罚得罚不得？”那女声又淡淡地说道，清瘦男子一个激灵，站直了身子。

“大胆！”他喝道，看着眼前五人，“尔等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却还要欺凌百姓，坏天子圣德。如此行径，本官是罚不得，那就让民做主！”他说着转身看向四周：“各位父老，你们说他们该不该罚？”

听他竟然如此询问，在场的人都怔了怔，旋即有七嘴八舌凌乱的声音响起：“该罚！该罚！”

“该不该罚？”清瘦男子再次问道。

有人带了头，这一次便更多的人开口了。

“该罚！该罚！”暗夜里几十人的答话很是响亮。

“各位父老，你们能给本官写联名状吗？”清瘦男子大声问道。

“能写！能写！”满场响亮的喊声伴着夜风回旋。

“好，那本官如果不能为民做主，这官，不当也罢！”清瘦男子抬手挥臂喝道，面上青筋跳动，神情激动。

“为民做主！为民做主！”一声声的喊声再次响起，掀起一阵声浪，席卷整个驿站。

听着这喊声，兵卫和胥吏跌坐在地，面色惨白，一脸不可置信。怎么这事成了民意了？民意是一座大山，没人敢去碰，就连皇帝也不敢！

看着跌坐在地动也不敢动的兵卫和胥吏，听着身后还在不断掀起的声浪，清瘦男子只觉得自从出京后第一次挺直了脊背，第一次觉得心中的那股闷气荡出，如果不是顾忌官员身份，他都恨不得跟着大喊。幸福来得太快，他有点蒙，甚至想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了。但趴在地上的王家老仆古伯心里却清楚得很，事情原本不该是这样，是有人三言两语就让事情变成了这样的！是有人字字如刀地逼着那官员做了这个决定！他抬起头，透过夜色，透过重重人群，看到那个已经离开这喧嚣，回身向自己帐篷走去的女子。是她，这么一眨眼间，就坏了这五人的身家性命！四周火把照耀下，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夜风拉扯她的斗篷飞扬，勾勒出的身影就如同挥舞着勾枪斧镰的无常。

清瘦男子的其他护卫将五人押走，驿丞也热情恭敬地迎着他进门，但他还是先请被驱赶的民众回去。

这种爱民的好官让民众很是激动。

“走，走，我们写联名状去。”其中几个老成持重的便自动招呼大家。



王十七郎转身，见那女子已经坐在篝火边了，似乎适才的事根本就没有发生……

“……这几个是家奴……让他们的主子来罚吧……”

夜风吹来曹管事的话，王十七郎回过神来，看到曹管事正与几个护卫说着什么，那几个护卫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立刻同意了。

“程娇娘，你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他疾步过去喊道。

适才的热闹并没有影响半芹，在那边又是打又是骂又是激动请命的时候，她已经将晚饭做好了，路途之中很简单很暖身的过路神仙。此时，她正跪坐在蒲团上将涮好的菜肉盛给程娇娘，所以程娇娘便抬头答道：“吃饭啊。”

吃饭？王十七郎只觉得怒气冲天，“我让你吃饭！”他抬脚将程娇娘面前的几案踢翻了。半芹一声尖叫，所幸小锅在她那边，程娇娘的几案上只摆了碗筷盘，碗筷也被程娇娘拿在手里，踢翻的几案只有盘子滚落，避免了汤汁翻滚四溅烫伤人的可怕局面。

“你小子想干什么？”曹管事第一个揪住了王十七郎，毫不犹豫地劈手一个耳光。

王十七郎被打蒙了。他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被人打耳光。不对，是第一次被人打……而且打他的还是一个下人！

“来人，来人！”王十七郎回过神来嘶声喊道，伸着手就往曹管事身上招呼。但他怎么可能是曹管事的对手呢？而且还有人抱住了他的胳膊。

“郎君，郎君，有话好好说。”古伯喊道，又看向程娇娘：“程娘子，程娘子，这次的事是我们鲁莽了……”

王十七郎不可置信地瞪着古伯，再看其他随从也都低头噤声。打了一顿就被周家的人吓尿了？

“坐下。”程娇娘说道。王十七郎旋即被曹管事按在了地上，直直地跌得屁股生疼，他不由得号叫了一声。

古伯却似松了一口气一般扑过去，“多谢娘子，多谢娘子。”

王十七郎又是气又是急，“你也傻了？郎君我挨打了你还跟人家道谢？”

古伯也愣了一下，但作为一个老仆，很多时候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，“郎君，方才的事，是我们鲁莽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什么事也比不上小爷我被人打了事大。程娇娘我告诉你，咱们的亲事就这么算了……”王十七郎喊道，要跳起来，肩头却被曹管事按住。

古伯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有人走过来了。

“娘子，是那位冯官人。”曹管事说道。在场的人都看过去，见果然是那位清瘦男子，身上还披着斗篷兜帽，显然还没有歇息洗漱，而是与驛丞说完话就直接过来了。

“果然来了，你干的好事，当众败坏人家名声。”王十七郎冷笑道。

程娇娘看向他，“你竟然能看出我是当众败坏人家名声？倒也不傻。那你能看出，他是来谢我的救命之恩的吗？”

救命之恩？这女子不仅是个傻子，还是个疯子！王十七郎又要跳起来，无奈被曹管事按着肩头动弹不得。

说话间，清瘦男子已经走近，看着程娇娘长身作揖，“某冯林多谢娘子救命之恩。”王十七郎一脸愕然。竟然……

“冯官人言重了。”程娇娘说道，一面起身还礼，“只是我家下人糊涂惹事，所以出面教训罢了。”

冯林的视线落在古伯身上。

“多谢官人。”古伯立刻上前叩拜，“小的肆意妄为，险酿大过。”

冯林解下兜帽，露出与身形一样清瘦的面容。

“娘子的下人是好心，但我的属下可不一定是好心。”他叹息道。

“好心有时候的确会办坏事。”程娇娘说道，“也不为过。”

“那要看是有心还是无心了。”冯林说道，目光闪烁地看着程娇娘。

程娇娘没有说话，场面一时凝滞，夜风呼呼。

竟然没接话……冯林有些疑惑，只好自己接过话头：“这次如果不是娘子及时喝止，某就遇上大麻烦了。”

“只是教训家仆而已，官人不必多心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冯林看着程娇娘一刻，神情带着几分探究。

“娘子是从京中来的？”他问道。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挑起话头了，很明显是要继续攀谈，但眼前的小娘子还是没有请他坐的意思。

“嗯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“不知是哪一家？”冯林带着几分好奇问道，“某也是从京中来的。”

“平常人家，不足挂齿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冯林也不以为意，笑了笑，“这到底天晚了，又是女儿家，驿丞方才收拾出了一间房，娘子不如且去歇息吧。”他诚恳地邀请道。

“多谢官人，只是不用了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冯林目光扫过四周，已经搭起的帐篷，冒着热气的大锅，点了点头也没有强求。

“那就不耽误娘子歇息了。”他拱手施礼，程娇娘还礼，冯林迈步走开。

驿站里已经收拾好了上房，冯林洗去一身风尘，却洗不去面上的疲惫。

“官人，茶。”亲随说道，递来一碗茶，“饭菜也做好送来了。”

冯林看了一眼几案上摆着的饭菜，摇摇头没有胃口，面色阴沉地接过茶碗。

“问出来了吗？”他问道。

亲随摇头，“那几人一口咬定是为了孝敬您，并无其他私心，更没有人指使。”

冯林冷笑一声，“孝敬？”他将手中的茶碗重重地墩在几案上，“以为本官是傻子，看不出他们的心思吗？他们的心思，就差大声地喊出来了！”一句话喊出来，心中的怒意再难掩饰，他起身踱步，“深更半夜驱赶民众，这是对本官的孝敬？这是把本官架到火上烤！如果这件事得逞，看着吧，不到天明，附近官员的弹劾奏章就能雪片般飞向京城！不待本官走进太仓路，御史台就能把本官押解回京！他们小兵小吏，到时候一推干净，挨些训斥，天塌下来由我这个上官顶着！”他越说越生气，“这种把戏，以为本官没

见过吗？当初廖海峰奉命去查苏州盐税，结果人刚到苏州，下雪天吃了顿饭，就被当地官员弹劾扰民，直接绑回了京城。盐税没查到，反倒自己被查个底朝天，从御史台赶到岳州去，是因为什么？不就是吃饭的时候赞了一句‘雪景甚美，只是茅草屋略煞风景’，结果就被人借口驱赶民众拆掉了草屋。他们是为了孝敬吗？他们是为了借刀杀人！知道廖海峰没别的毛病，就是一个穷酸文人爱嘤瑟！”

亲随跟随其后，一面低声急急地劝着“官人息怒”。

“我说这太仓路转运司怎么这么好心，派了人亲自来接。”冯林说到这里又是连连冷笑，“真是玩得一手好把戏！竟然还跟神兵营的人勾结！”

“这门差事着实不好干，怪不得别的人都推脱不来……”亲随叹气。转运司掌握钱粮，乃是油水最大的部门，这一动不知道要坏了多少人的利益，明里暗里多少人盯着，红了眼等着对付你。

“为国岂能惜身？”冯林肃容说道，“这些把戏就能吓到本官吗？也要多谢他们给本官提个醒！”

亲随点点头，又带着几分庆幸，“亏得是那位娘子路见不平，要不然您这次真难收场了。”

冯林点点头，带着几分心有余悸。如果当时真的没有人出面，纵然他赶到阻止也难以收拾局面了，明知被人捅了一刀子，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说到那位娘子，冯林的神情又凝重一刻，“真是路见不平？如今这世道，还有人这样路见不平？且还是女儿家？”

“或许是她身旁那位郎君的主意……”亲随猜测道，毕竟开口说话的并不一定是最厉害的那个人。

冯林立刻摇头，“那个人什么都不是。眉眼长得倒是精神，但一看就无神。”他说到这里微微一笑，“倒是那位小娘子，看似呆滞，眉眼俱是精神，言语精明，滴水不漏。”

亲随有些怔怔，这个他可没看出来。

“她不是说是因为家仆被牵连其中，所以才如此的？看来也的确如此了。如果这次的事落定，您自然是难逃被罚，但这几个仆从也定然会受到牵连。那位娘子不知道是京中哪家，想必如果被牵连也到底是难免麻烦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

冯林点点头，“那倒是，萍水相逢无亲无故，她定然不是为了我。”

说了一时话，再加上这次有惊无险，冯林心情缓解。

“您吃点东西，早点歇息吧。”亲随趁机劝道。

冯林点点头撩衣坐下来，“那位娘子不知道做了什么好吃的。”他忽地想到什么，微微一笑道，“闻起来蛮香的。”

几案摆好，半芹将重新煮好的饭菜盛上来，那边曹管事等人已经围着大锅开始吃喝。端着碗筷的程娇娘看了一眼王十七郎，道：“既然同行，最好听我的。我的规矩是，事不过三。”

王十七郎神情阴沉，闻言跳起来，“你这是在威胁我？听你的？你的规矩？程娇娘，你在我跟前有什么规矩？”他喊道，伸手指着那边的曹管事，“我告诉你，你今日不把那个打我的下贱东西打断了腿，就休想再进我王家的门！”他说完甩手就走。

“郎君，郎君……”古伯忙喊，王十七郎不理睬他，很快走开了。古伯追了几步停下脚，示意其他随从都跟去，自己则迟疑片刻走回来。

“娘子。”他屈身跪坐施礼，“我家郎君还请娘子多担待。我家郎君不谙世事，家里派我来照顾。这次的事怨不得郎君，是老奴我思虑不周，上了别人的当，让娘子费心了。”他说道，俯身叩头。

“谢倒不用。”程娇娘说道，“事也算不上什么大事，就算真发生了，你们也不会有什么，说一，说，花些钱，也就罢了。”

那倒也是……当然这话古伯不会傻了真说出来。

“不是，不是，哪有那么简单，让娘子费心了，让娘子费心了。”他再次叩头。

“不费心。”程娇娘说道，“我只是不喜欢麻烦而已，尤其是耽搁我行路的麻烦。”

所以，在麻烦还没有找上门的时候，就出手将麻烦解决了吗？古伯心道，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娘子，“如果，如果那位官人当时不领情呢？”他忍不住问道。

“那今晚的联名状，告的就是他了。”程娇娘说道，看着古伯，“我说过了，这件事只是因你们几个糊涂的下人而起。”

那也就是说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打抱不平，也不管谁是谁非。如果那个官员糊涂，那么就助这小吏与兵卫一力，毁掉的便是那官员的身家，有了这种协助，那小吏以及兵卫自然不会再牵连他们几个下人；如果那个官员清醒明理反应快，能借力打力，那就保住了自己的身家，毁掉了小吏和兵卫的身家，这样也是受了这娘子的助力，感激还来不及呢，自然也不会再牵连他们几个下人。古伯跪坐在地上，心情有些复杂。早知如此，那小吏当初一定不会挑上他们几个当枪使吧。

“你还回来干什么？”看着老仆迈进大通铺，坐在席垫上生闷气的王十七郎大声喊道，“你改姓程好了！反正也不认谁是你主家了！”

“郎君，这件事非同儿戏。”古伯肃容说道，“你不要再胡闹了。”

“胡闹？”王十七郎气得跳起来，“你听到那女子说什么了吗？听她的话，听她的规矩？呸！我倒要看看，我不听她的话，会怎么样？”

古伯心里跳了两下。不听她的话会怎么样？一定不会很好吧……这种聪慧机敏当机立断的真赋一个十几岁的小娘子竟然能有，怪不得能让周老爷这样的年长武将在面前哭呢，他们这门亲事倒是捡到宝了。

“你笑什么笑！”王十七郎说完话见无人应答，再抬头竟然看到古伯在咧着嘴笑，更是火冒三丈，“你们就留在这里跟着那女子吧，我现在就走！”

又是离家出走的把戏，古伯对大家使个眼色，随从们立刻习惯地上前围住。好容易安抚下来，正哄着洗漱换衣，门被人敲响了，打开门竟然是周家的随从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王十七郎瞪眼喝道。



“我家娘子让你们过去。”周家的随从神情倨傲地说道。

过去？现在想起认错了？怕了？晚了！王十七郎啐了一口：“滚。”

周家的随从果然转身就“滚”，古伯早抡着拉住，“小哥，娘子有什么吩咐？”他恭敬地赔笑问道。

“娘子说，你们住这里可能不安全。”周家的随从慢悠悠地说道，“不过，娘子也说了，去不去随你们。”

古伯立马转身，“收拾东西，去程娘子那里。”

随从们立刻应声“是”，开始忙忙地收拾。

“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到底姓什么？”王十七郎的叫骂声穿透屋子，划破了夜虽然深但尚未沉沉的驿站。

“想不到这冯呆子这么机敏，竟然让他逃过一劫，看来只能放他进城了。”

“进城？这冯呆子查得一手好账，等他进城就是你我的死期！”

离驿站不远处有一座村庄，临近村口的一间院落里，屋子里还透着灯火，窗上映照出两个身影，一个坐着，一个正来回踱步。那被冯林打得半死的小吏如果此时在这里的话，就会认出来这二人一个是太仓路转运司的书办，一个是税吏。

税吏来回踱步，面色沉沉，而书办则神情淡然，还端着茶碗喝茶。

“时间拿捏得很合适，怎么会没成？”他问道，“是不是刘中自作主张了？这小子仗着有几分小聪明，总是爱画蛇添足。”

“应该没有，方才人来说主要是因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群人，打抱不平。”税吏没好气地说道，一面恶狠狠地咬牙，“不管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人，只要从我太仓地盘上过，就得给我好好地长长记性！”

“打抱不平也没错，当初嘱咐他们就是要闹大，闹得民怨沸腾才好。”书办说道，语气慢悠悠，不急不躁，“只是这冯呆子完全不似传闻中那么呆嘛，是我们判断失误了。”

看着书办不仅不急，反而笑眯眯的，税吏“哼”了一声，撩衣坐下来，“又能查账，又不是呆子，那岂不是更难对付？放他进城，我们太仓路只怕要空一片呢。”

书办慢慢地抚着茶碗，“那真是太惨了。”他感叹道，似乎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场面。

“你就快说怎么办吧，城里的人都等着呢！”税吏急道。

“怎么办？”书办微微一笑，身子前倾，压低声音，“一个人惨，总好过那么多人惨吧？”

书办文质彬彬、温温吞吞的，但税吏却知道这个在转运司做了三十年书办的人绝不如其外表这般。“那你的意思是……”税吏也凑过去低声问道。

书办忽地伸出手，在他的脖子上划了一下。仲秋的夜晚，天气阴凉，书办的手修长干瘦，划过税吏的脖子，就真的如同刀刃一般。税吏打个哆嗦浑身僵直地躲开，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叫声：“干什么？”他不高兴地喝道。

“干这个啊。”书办笑道。





税吏摸了摸脖子回过神来，眼睛顿时瞪大，“杀朝廷命官？”

书办看他一眼，税吏忙伸手捂住嘴。

“你疯了？”他低声说道，“那可是要杀头连坐的大罪。”

“别人死，总好过自己死吧。”书办慢悠悠地说道。

税吏神情阴晴不定，下意识地摸着脖子没有说话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人死了也不一定是被杀，可以是意外嘛，就好像当年吴州管库一把火那样，咱们自然也能让太仓的管库烧一把火。”书办说道，“但这种把戏到底是太被动了，也会给那冯呆子抓到把柄，与其如此，倒不如……”

“让驿站烧一把火？”税吏下意识地接过话。

“王三你真聪明，好办法。”书办立刻伸出手指笑着赞道。

税吏伸手打开他的手，“曹八你别给我扣这帽子，谁想出的办法谁心里明白。”

“你放心，这件事办成了，没人会被追责的。”书办笑道，盘膝坐好，“如今天干物燥，小方岗驿站又年久失修，着一把火不是很正常的事？况且，上边也不会追查下去的。神兵营的几个人是提前被朝里的人打了招呼的，要不然你以为咱们能指使得动？冯呆子日常就爱指手画脚，早有人对他不满了。”

税吏点点头，神情稍微放松，书办笑意淡淡地端起茶碗，“在驿站解决掉最是干净利索。”他说道，停顿一刻，压低声音，“转运使大人也是这般想的。”

转运使大人！税吏瞪大眼，旋即又忙伸手掩嘴，似乎方才说话的是他一般。

“可是驿站里今趟住了好些人，这火要是烧起来，可就控制不住了。”

“那不是闹得动静更大？要说这驿站真该修修了，上头就是不肯拨下钱来，非要咱们地方出。咱们地方穷成这样，哪里修得起？一再跟上边说早晚要出事，早晚要出事，这下出事了吧。等着吧，御史的弹劾一上，看他们给不给钱。”书办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，“快些吧，如今后半夜正是人最困的时候，最容易灯油起火，趁着天还未亮，也好办事。”

税吏一咬牙，拍了一下腿，“行，就这么办。”他站起来，“也不是我们跟他有仇，谁让他倒霉接了这个差事呢，要怪就怪命不好吧。我亲自去看着，免得再出什么纰漏。”

书办点点头，又想到什么叫住他：“驿站里都查清了，今日没什么要员入住吧？”

“没有，都查清了，多是百姓，再就是几个不入流的官宦，放心吧。”税吏说道，书办点点头，看着税吏抬脚出门。

夜色沉沉，喧嚣的驿站终于陷入一片沉静。驿站外程娇娘的营帐也在经过王十七郎的闹腾之后安静下来。半芹看着床榻上闭上眼睡了的程娇娘松了一口气，小心地转身在毡垫上躺下来，躺下时又看到程娇娘床边栅足案上摆着的弓箭。就算在行路途中，娘子的习惯也不改，练字，读书，练箭。半芹微微笑了笑，躺下闭上眼。

低低脚步声在驿站的后院响起，但旋即隐没在黑暗中。柴房里亮着灯，透过窗格可以看到其内地上躺着五个被五花大绑，身上脸上带着伤的男人，而门口站着两个兵卫，正揉着眼打着哈欠。“什么时辰了，换班的怎么还不来？”一个说道。

